

中国古镇丛书

垂虹熙南浔

远静 华京日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主编：张国擎 张澄国

远静 华京日 著

垂虹熙南浔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远静
华京日 著

垂虹熙南浔

中国古镇丛书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垂虹熙南浔/远静, 华京日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006-4607-0

I. 垂... I. ①远... ②华...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7925 号

本书承蒙苏州市文联大力协作; 书中图片均由南浔镇党委提供; 著名摄影家吴丹青友情拍摄了大量南浔图片使此书增色添彩。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4340 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010813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092 1/32 6.2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

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3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64033570

《中国古镇》丛书总序

張國學

研究人类历史的人都知道，人类文明的起源由部落始。部落是人类最早的集结地，部落最初可能是游动的，到了后期，部落则以村落的形式相对固定。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，村落便不轻易迁徙。村落进入镇的形式（也可以说成是建制）后，便是经济与政治对人类集结地正式统治之端，即所谓的政权时代的开始。

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，世界在向高度物质现代化发展迈进，人类偶尔回首看一看自己生活过的旧村落，竟然是那么地亲切。尤其是因为种种原因而留下来的旧有村镇，那份小桥流水，安逸舒适，与世无争，如画般美境，令对现代化生活产生厌烦的人们百看不厌。他们走进去，留连忘返，大有返朴归真之渴。这种现象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。研究它们生存的环境与当代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，寻求新的人类存在方式的解读。这一存在，也引发了人们极大的旅游热情，大家纷纷涌向这些保持着原生态的村镇。上世纪的欧洲，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在古镇附近买地置

NBAADP / 11

屋,与保持着原貌的古镇作邻,认真地享受那份上苍赐给的愉悦。上世纪末最后几年,中国的古镇忽然也吃香起来了。人们发现才半个世纪,曾经较为普遍存在的古镇,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,越来越少了。人们对这些历经劫难而存在下来的古镇开始重视保护。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主题的出现就是明证。

中国地大物博,古镇之古,古至汉唐,宋元亦存,明清颇丰。研究这些古镇存在的价值,开发它们的旅游潜在能量,更好地为今天的生活质量服务是一项迫切的工作。古镇是一个独特的难得的独立着的文化圈子。它包容着历史、战争、灾难……种种的社会活动都对古镇产生着作用、影响、后果。我曾经到过古镇,这个镇很小,东城墙上挂灯,照亮一城四门。由于高山的阻隔,古镇上的人们至今还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,保存着近八百年前南宋时代的遗俗。这个古镇里现存的一切,对于我们今天想了解的南宋历史,无疑是一部难得的活词典、活化石。在江南的古镇,不仅具有

这些特点还有着与大都市互补的功能。当年,在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天津、北京、南京的巨富豪商,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生于小镇,长大到外面闯荡后,有了地位或钱财,回到故里造一座花园怡养天年,或安顿妻小,或作休闲度假别墅。对于在家乡古镇上建造的这些,他们力求尽善尽美。如同里的退思园主人任兰生,他造的私家花园仅九点八亩,却是中国园林中一枝独秀的“贴水园”;靠茧丝致富起来的南浔巨商们留给家乡的建筑,不仅风格各异,其特点也是别处富豪无法攀比的。清帝在位时,他们就敢造中西合璧式或别墅,把西欧中世纪建筑搬进被高高封火墙挡住的徽派建筑里面,用深深的围墙与外界隔绝。直到今天,它都保存得很好,引得现在的欧洲人赶到南浔看他们那里已经不易看到的这种建筑。到了没有皇帝的时代,他们更大胆地造九曲桥,堂而皇之地造完全西式的洋楼。把南浔搞得像座建筑博物馆。有人说,要知道中国旧时巨富富到何种程度,看看南浔就明白。以当铺为主景展示乌镇

旧时代文化特点，是江南古镇中很典型的一种。它保持着徽派建筑明显的文化精神，张扬着徽州文化在吴越文化包容下的“文采跌宕”。这一特点还可以从周庄看到。但周庄则融进了江南原有的传统文化，表现出吴地旧有的文化物证，这是一大批江南古镇都共有的。最具古越文化原味的，应该说是西塘，它保存下来的那些廊棚极具特色，是其他地方无可相比的。还有甬直，它保存下来了那些小巧可爱的河道。如果说，甬直小巧窄秀的河道是江南人精于算谋产生的，那么，西塘的廊棚则是江南人宽爱待人的典型……凡此种种，在我到过的云贵川赣鄂湘闽桂海南诸省都普遍存在着。大西北、齐冀津燕及东北则以另一种风格表现着这一伟大的主题。

因此，在挖掘整理古镇文化资源的同时，请对古镇感兴趣并有专门研究的作家们，以其优美的行文写下他们独到视角下的感受，并配以适量照片，日积月累，则不失为是件善事。

我愿以此为是，不仅是作序之想法，也是此程之始，盼方家以助。

目 录

从一本小说开始认识故乡	1
交界坝桥上说来源	7
沈庄漾啖桃忆旧事	20
丝行埭上话丝商	29
读书人访藏书楼	60
挂瓢池润小莲庄	86
积散有方利乡亲	105
读《鹿鼎记》说庄氏沉冤	119
天下第一好事是读书	128
现代吕不韦张静江	138
中西合璧懿德堂	158
历史在这里吟唱	167
百间楼屋觅旧迹	179
后记	190
征引书目举要	191

从一本小说 开始 认识故乡

母亲说，她是在南浔怀的我。并说，当我三岁时离开后，就再也没回去过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我刚刚读完小学，参加中考。下午考语文。其中一篇作文的题目是《你心中的家乡》。家乡，应该是我出生的地方——这是老师，还有教科书上这么说的。如此一说，我对心中的家乡既陌生又亲切，还带着几分惘然。面对一张大大的白纸，我一下子就把幼小心灵里的情感全泻了出去，着实把毫无印象的南浔美美地写了一番。那时，我不知道南浔的“浔”字怎么写，缺了三点水旁。但从那篇幼稚的作文开始，我关注着

南浔的一切。一九八五年秋天，我在杭州参加一个会议。会议期间，我向浙江的同行打听去南浔的走法。按当时的交通状况，得从杭州经湖州转车。时间一算，来不及，也就没去成。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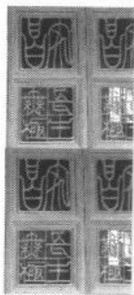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有一天，我读到一本叫《古柳泽》的长篇小说，那上面写到了南浔。它是这样写的——



明末清初靠缂丝发达起来并萌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江南小镇南浔，此刻表现得异常地平静。太阳照在小镇上暖暖的，使水乡的寒气变得像春晨秋初，连水面上漂着的船也充满着人情味。这种人情味被水载着顺苕溪河一直流向太湖，流向苏州、上海，流向它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……

这里通上海的小火轮，在发船的时间上总要比上海往这里的船迟一个时辰。据说，这是南浔用以显示对上海的一种居高临下姿态，也是上海对这个孕育中国近代工商业“母亲”地的敬意吧！那时的南浔人动輒就喜欢用一种软软的吴语颐指气使：“侬上海，旻没我俚的南浔格丝绸，侬还神气点啥名堂？啥格丝绸？侬看看，丝绸还勿晓得是啥东西。阿是阿木林一只哇！辑里丝，阿懂勿懂辑里丝？旻没依，侬阿可以充啥格老大？上海的洋房，就是我俚缂丝缂出来格……”

上海那时还硬不起翅膀来，只好听南浔小镇的调遣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那时的上海也委实没多少气派。小火轮开着穿过上海整个市区，看到的除了稀稀拉拉的无精打采、面黄肌瘦的人群外，便是如静止状的河水。那时上海的水，从淞江那边过来，从黎里、松陵、平望把太湖水弄成一条宽宽的大江再浩浩荡荡进上海，上海人叫它黄浦江。这水啊，把上海洗得清清爽爽，像上过一层葶荠漆，太阳一照，贼亮贼亮，天是碧透碧透，河里的水，清得照见弋游的鱼虾。船悠悠地开着，一路风光。到苏州河边，船长挺挺腰板，扬臂拉响了汽笛，两长声，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到来。



窗棂中间的雕花

我查资料才知道，那时的南浔和杭嘉湖平原上的所有城镇都市一样，水天水地，河汊湖淖，与外界的交通主要工具就是船。水，在这里滋润着一方生灵，活跃着一方经济。直到一九三六年，嘉兴与湖州通了公路，南浔与外界的交通才有了汽车。为此，南浔设了东西两个汽车站。与别的城市里汽车到处停放的现象不同，南浔是不让汽车进镇的。镇与外部世界相阻的河上，有座大桥。通公路这一头却不能与镇内道路相连，而是砌了道迎面墙，一字桥却成了躺倒的“Y”字。这“Y”的两个丫头，正好一头北一头南地融入了公路。从这里进出镇的人们，顺这两个丫的方向砌出的台阶行走。坐汽车到了家门口却不能直接将车开回家，还要换轿或步行进镇。这种不便，源于何故，至今没人能说清楚。有人说，是这里的人们不愿意让汽车破坏了镇内宁静清逸的生活环境。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当年腆着大肚子从娘家经苏州回到父亲身边时，她是怎么越过这道阻隔的河的？是坐轿还是下船？有一次，年迈的母亲说到这事时，肯定地说，下了汽车都是再坐船进去，很舒服的。汽车灰大颠簸，到船上，就是清静清静的滋味了，人也像被水洗过，透心地舒爽。人一上船啊，心就先到家了。母亲这句话，让许许多多生活在缺水地带的人展开想像的翅膀，思想之舟悠悠地载着他们穿过时间隧道，也难以寻找到这河多如网织、人家尽枕河的快活生活！门前即码头的家，是多么地快意而舒服，夏天的凉爽可以由水带来，四季的尘埃可以由水随时洗却。这是别地方的人无法享受到的啊！

这就是南浔。南浔,是水世界的王国,南浔又是船的世界。

这水的世界,泽国何处不是?但南浔有如月中天的桥。这种桥洞能通过千吨的大船。南浔的河宽如江,两岸的石驳码头一直沿向镇外。据说,这是可以停数艘千吨大船的港湾。这些都是其他江南小镇所不能具有的大都市气派的存在。具有这种气派的地方,才能让现代化的汽车停在镇外。据说,这个局面,一直到“文革”后期才得以改变。

是什么让南浔这样牛?

还是那本《古柳泽》。说到张静江,这位国民党元老,在人们的眼里是靠拐杖支撑才能站立的,恰不知他那条跛腿是年少时救火摔伤成疾的。在中国历史上,像他这样以残弱的身躯支撑着一个王朝的人几乎没有;还说到了蒋介石,他的北伐夫人陈洁如就是南浔人,他们的媒人正是张静江。这一切书中都有形象生动的描述。

呵!小镇不是世外桃源。民国的风云在这里也是色彩浓重啊。同是一个世界的水,在这里恰是波澜雄起推巨涛,掀扬革命之新潮。那是什么能让这南浔的人用水做出一席革命之风云的呢?我的心被牵向了那个风云万千的古镇。欲去揭开她的盖头,亲睹其芳容!

上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开始时,我终于觅得一个回家乡看看的机会。航班在禄口机场停泊后,直接有车上上了高速公路。司机问我,是从过去的宁杭国道经湖州到南浔呢,还是走高速从苏州下?司机又说,宁杭国道也在修高速公路,湖州段已经试通车了,但全线尚未

贯通。宁沪高速已经通车数年，安全性能好。我说，那就从苏州走，归心似箭嘛。

车行高速线，平稳又快。屈指一算，已是离别家乡四十四载。

童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，一踏上南浔，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。好在《古柳泽》书中写的南浔给我印象很深。来前我又从图书馆里找了些有关南浔的资料，作了一番研究。虽然还没有解开南浔成为国民革命时期重镇之谜，但自以为到了南浔在街上能辨出东西南北。谁知进了南浔，立刻成了迷路的羔羊。好在路边有醒目的指路牌，很快找到湖州市政府接待处设在南浔的二星级宾馆——颖园饭店。住下后即去寻找亲友住址。按图索骥，一点作用也没有，原来的河没了，原来的旧屋如今被高楼替代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整个南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真是：

离别几十载，一日回家来。

乡音虽亲切，人面难相猜。

交界坝桥上 说来源

我在老街旧镇区转着。

一位热心的南浔人问我，看你在这里转了几个圈了，是找人吗？我告诉他，我是南浔人，离开几十年了，原来住在百间楼屋，现在，那旧屋还在，里面又造出了小楼。物是人非，不知亲友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这位热心人又问了我亲友的名姓，连连说，那好找，那好找。别急，你住在颖园饭店吗？好，好，我替你找到了告诉你，好不好？

第二天早上，这位热心人来到招待所告诉我说，你家亲友找到了，他们已经搬到新区的住宅楼里，这几天

正出差在湖州开会，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他自我介绍姓沈，住百间楼屋河东。如果愿意，他可以陪陪我。

我高兴地问，你住百间楼屋河东，我住河西，你是否“凝德堂”后代？沈家上辈人中间出过一个南社社员沈镛。他说是的。我说，正与我们家对河而望，得好好向你请教请教。随即我问，如果看南浔，应该从哪里看起。

交界坝桥。沈先生脱口而出：有人是这么说的，这是一家之言。接着，沈先生如数家珍般说起南浔的来历。没想到，他嘴里说出的“南浔”，恰又是从“水”开始。这江南，真是水做的世界，水做的人，开口不离水。连水乡作家笔下的水都是各不相同：沈从文笔下的水，茅盾笔下的水，汪曾祺笔下的水，徐迟笔下的水，一个个都是独特得附有了水般的柔情与灵气！

这沈先生嘴里的水，又是另一种味道。

沈先生说，他有一次接待台湾东森电视台采访。那个采访，真的像是考试，殿前考试！那次，他正有事出门，突然有位女主持人过来拦住去路，对他说，我们想采访你，问你几个问题，可以吗？说着，镜头就过来对准了他。也不容他思考，女主持人启唇道，我们一路从百间楼屋走过来，看到有人在河里洗东西，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？

沈先生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，怔住了。好在他很快反应过来，笑着侃侃而谈道，她们在嬉水。对方也是一怔，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。沈先生接下去说，我们这里是吴越古国之地，西施浣纱的典故你们听说了吧。浣，就是洗嘛！不过，浣与洗不同的是：洗，就是纯粹的

动作;浣,就不同了。这“浣”字虽然书上说是齐人传过来的。其实,我们这里早早就有的。我们的浣,动作起来很美,像戏台上唱戏的要水袖,一个“浣”字带出了乡情。你看,这里的百姓大家都喜欢在河埠头上会会面,说说家常话,一边淘汰洗涤,河水顿时就荡漾出一股柔顺的情绪,浣的情调不就都在里面了吗?你说,这浣,好不好哩?

女主持人连连说,回答得好。

沈先生说,从那以后我就在想,南浔靠什么撑起了一株参天大树!不就是“水”么?有了水,就有了后来的“丝”,就能够将这里崇尚教育的风气延续下去,就有了你们在外工作的人说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大小的民国故事。

